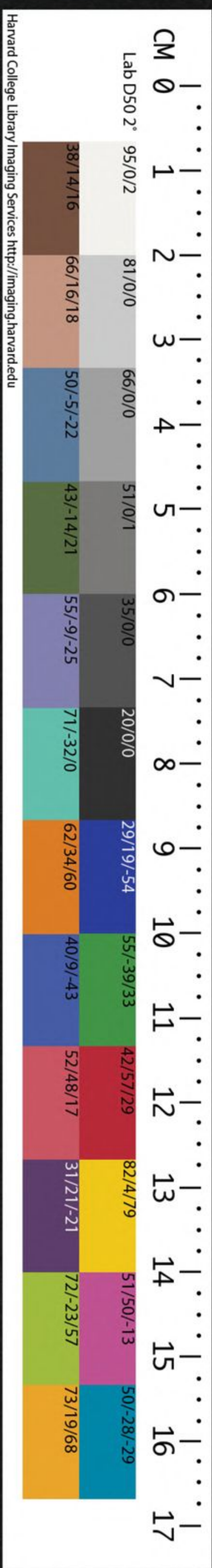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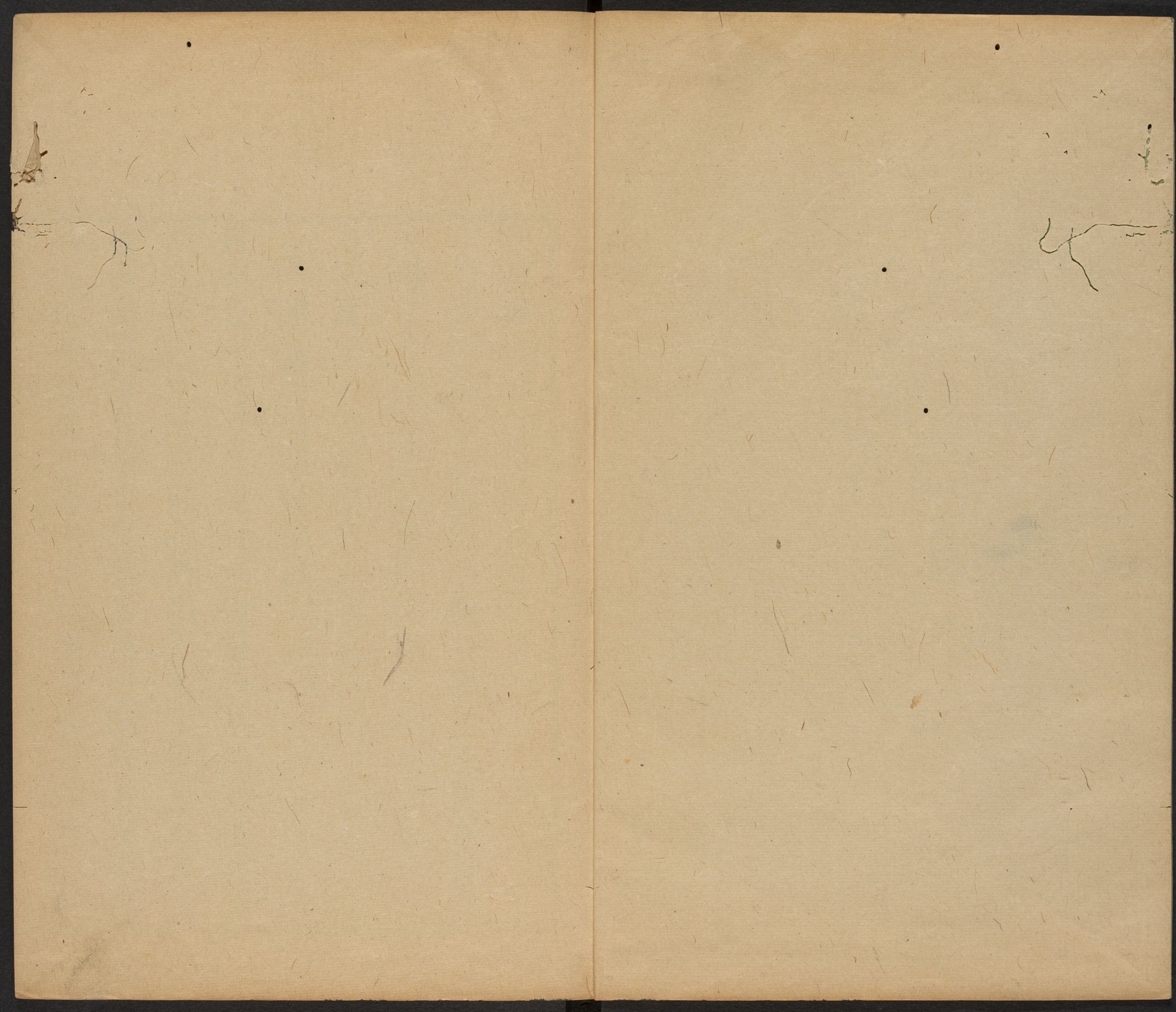
T4661.2/7922(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YAMAMOTO
NOV 21 1958

3

藻詔疏人





漢詔疏 卷之五

中陳衍選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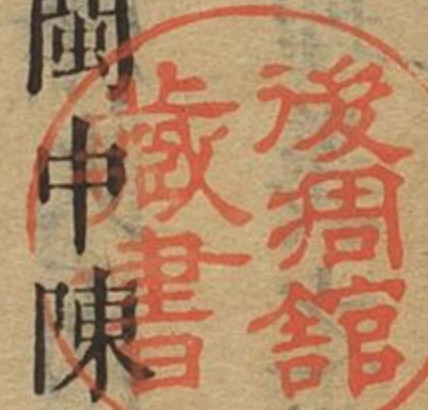
疏

侯應

諫罷邊備塞吏卒疏

上元帝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頓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死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



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理義之教、刑罰之

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何、侯望急、何然、時有

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料到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

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十段已說盡，正不容更說，便就煞住手筆。

高妙

貢禹

乞罷採珠玉金錢，無復以為幣疏。

上元帝

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

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橐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

朴朴實實說來。漫讀之。若無快處。正使人欲狉狉之。不得當由性情真篤。別有一段氣機。不可磨滅。

宮室服御疏 上元帝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

塗而不珉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
 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
 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
 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
 竝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
 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珉文
 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
 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
 人不能別異怪異之事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迷此妙妙猶昭魯

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
 過天道其日久矣承哀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
 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
 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
 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筭方今
 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
 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
 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
 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

老成留心

近情得休

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呆○得○妙○忠○愛○逼○切○作之。王者受命于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并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

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

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

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十數人。是以內多怨女

外多曠夫。及眾庶壅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

稽規二字千古壞事

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惟陛下深察古

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

太少

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

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

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

南死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玉。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苦情苦境切事切心言之期期至誠達于

面目

節儉務農疏

上元帝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賢人贅塔。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十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

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官。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

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減者。輒行其誅。亡但免真經世急務非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

過刻語

真經世急務非

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士。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于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文章能使讀者撫心動念。則真文章矣。然所以使人撫心動念者。又不自文章中求。

其故難言

乞歸疏 上元帝

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絲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

假○人○不○肯○說○者○

慚愧二字
是千古真
河達八本
色若下愚
無知則未
絕此念

草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
慚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
不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殮尸祿。沆朝之臣也。
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
臣具棺椁者也。誠恐一旦躋仆。氣竭不復。自還。沆
席薦於宮室。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
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

陳湯

擒斬郅支單于疏

上元帝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
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
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
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
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
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
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

滿紙壯氣音吐如生。其功不錄。蓋不幸與
延壽同事耳。延壽不娶石顯之姊。爲顯所

疾匡衡媚顯者也故必附會其說以阻抑
延壽而并及湯夫以延壽武人能耻為石
氏壻衡譚經論道廼婢妾其性貽害賢能
真可愧死矣

湯字子公延壽字君况

賈捐之

乞罷兵珠厓疏 上元帝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
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

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
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
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
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
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
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
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
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
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

入此句奇

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
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
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
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
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
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
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
奇麗之賂塞郵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

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
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符六年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
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
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
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
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
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
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鬪傷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

以上似一篇史略

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廓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念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

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服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毒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

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聲極靜。氣極緩。其心卻極切。足令人主深思。徐念。

杜欽

追訟馮奉世疏

上元帝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

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

極品核判
取動心

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成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應直言對 上元帝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

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

而語歸注可恨

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

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無

于約之方

逆理之節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

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

狼毒

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

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于人變象見于上

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

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

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于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

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

留此爲奸人欺君榜樣，他日華子魚手殺伏后，大有所本。

京房

出守再上封事

上元帝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漏
 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
 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
 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
 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
 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
 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
 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唯陛下毋使臣
 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正先爭殊
 碎占事不
 傳古書不
 及見者不
 勝數

三上封事 上元帝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
 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正欲消息
 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
 機不可不察也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
 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
 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
 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
 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

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
以爲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
遂聽之此廼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
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
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
欺也願陛下察焉

馬遂

奏浚屯氏河 上元帝

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

筆路得
端事使事
外入開卷
也自了了

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
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
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
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勢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
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
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
旣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不久。其
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
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

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三曲間北可六
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
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餘
郡然後憂之晚矣。結妙

時下其議博士許商行視奏勿浚後三歲
河果决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河堤使者王
延世治築三十六日始成而民舍官亭漂
去四萬所矣

士伍尊

追訟丙吉疏

上元帝

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
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
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
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
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
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
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
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

敘語足感
動人

上下皆敘
事中間忽
掉咏嘆數
語精神動
盪以後韓
蘇諸家屢
用其法

後少內畜大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
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卽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
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
○細○甚○
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
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
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
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
謙讓不敢自伐名臣舉動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
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

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
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
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

蕭望之

具劾韓延壽疏

上元帝

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
壽衣黃統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棨植羽保鼓車
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祭戲五騎爲伍分左
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鞞歌者先居射室望

見延壽車。嗷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士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韃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鞞。居馬上。抱弩負箭。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

誣辭也。蕭望之一時重望。作此舉動。其文之妙。則不可沒。妙在不省不繁。曲折已盡。

入粟贖罪議 上元帝

義利並言
以情通達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

端有此理。

漢書 卷之五
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

薛廣德

諫射獵疏

上元帝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僕得至誠

翼奉

應直言封事

上元帝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

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

豈帝王之惠

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

意念廬開
府庫之令

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下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也。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

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大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惟陛下財察。

舉朝所不敢言之事，廼託之陰陽占候，從容言之。微辭亮節，筆氣瞻氣，卻得相當。

平昌侯封事 上元帝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若乃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

詭異而有至理

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竝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况乎執十二律而御

六情乎。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至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時平昌侯王臨稱詔就奉學律曆陰陽之術。奉不與言而上封事。是諷諫奇巧一段。

時日對

上元帝

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王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卽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卽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爲常事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由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

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曆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

以術數占候說到性情上奇論至理

徙都成周議 上元帝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別館也未央宮

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
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
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
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太和百姓
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
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
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
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
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殿倉

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
羗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
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
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徙都
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
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
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
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
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

漢言疏 卷之五
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
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
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
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王
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
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
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
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

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
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
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
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
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惟
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他日光武都洛陽此議雖似迂濶當是從
識數中來

諸葛豐

謝收司隸校尉節疏 上元帝

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亡

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韋玄成

罷郡國宗廟議 上元帝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桓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

谷永

訟陳湯冤疏 上元帝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地名，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

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八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荐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死得妙竊恐陛下忽於鼓鑿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庸臣遇湯四字一篇悲感

受伊邪莫演降議

上元帝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旣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

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上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谷永才氣在一時漢廷之右世主不能羈繼遂至輸心權門卒移鼎祚它日苟或之

于魏武郝超之于桓溫皆英傑矢志可恨
可憐

方術淫詞疏 上成帝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如淳曰遙遠也興舉也師古曰遙古遙字也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

以下只言
自古求仙
祀鬼之無
益自己部
不作議論
而事理自
明亦言事
一法

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夾左道懷詐
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
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拒而不聽
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長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
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
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
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
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仙採藥因逃
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

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仙採
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
象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日
捩擊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
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
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
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祿爵竦精神
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
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

漢書卷之五
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劉向嘗以匡衡欲罷諸淫祠爲非是永與向其功罪不可同日語此疏迺出向上豈王氏諸人有見及此而永承之耶大凡姦臣決無正言其有之必有所爲

諫驗梁王立疏

上成帝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益于治道汗巖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于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

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污亂之耻，甚得治親之義。

大體至言

長安章城門函谷關次門門牡自亡對。上成帝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

朗健是短文妙筆

直言對 上成帝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正，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

為王氏出脫

中、日食、癸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

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

又出脫唯恐此意不、透賊腸陰甚

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

倡優之夫、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

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

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

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

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

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

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

臣絕人

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嬌嫚之端、抑
褒闇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
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
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
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
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
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
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
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

處置未嘗不妙

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

意指隱隱

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
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
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愬、
則抱功脩職之吏、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
得卽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
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
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亡乖畔之難者、

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

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

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

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

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

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

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

灾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

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灾異皇天所以譴告

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

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

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

三年之間灾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

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

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

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

神

成帝時雖有王氏擅權漢室猶自全盛欽

永遂敢于賊殺母后何也

匡衡

政治得失疏 上元帝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

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元、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禎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

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
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
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
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
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
自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
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
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大夫好巫而民淫祀、晉侯
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

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恃害不讓極矣、臣
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
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
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
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
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
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
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

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掩。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爲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廢省。

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傳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勸戒妃匹經學威儀疏

上成帝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

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

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亡厭。臣衡材駑，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

漢書禮志
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
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
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
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
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
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
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
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

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
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天下幸甚

溫潤甘毳

徙置后上祠疏

上成帝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
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陽
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
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
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

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
好支節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峽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
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
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
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
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鎬。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
引援又好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
後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
議定。

至論不易

罷秦故祠疏

上成帝

王者各以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
脫出從來摹古人陋習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
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
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
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
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
不宜復修。

郊壇疏 上成帝

甘泉秦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
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
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
仙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
聞郊祭以成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
雲門以族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族地祇其牲用
犢其席橐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
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

高作偶如

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
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
屬。宜。皆。勿。脩。

劉向

劾奏弘恭石顯封事 上元帝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
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
臣雖在叨竽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
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

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行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

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

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

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

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

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

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

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

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漢書卷之五
無辜讒口螫螫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亡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憐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

篡殺殃禍竝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陔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鵲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

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祿。蝨螽蝻午竝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于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竝進。今賢不肖渾殺。黑白不分。邪

此等事豈
但漢時有
之

正襍糅。忠讒竝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桀午。謬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于朝。羽翼陰附者眾。輻湊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

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于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殘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睨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禘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銷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李斯與叔孫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

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詩云惡人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

透明

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數。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竝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異之所以

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夫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托肺腑，誠見陰陽

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灾異，以效今事。一
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洩，臣謹重封昧死上。

音吐洪暢，指引辛切，似預知千載之下，有與同弊而極言之者。

上甘延壽陳湯功疏 上元帝

鄧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群臣皆閃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一篇勸節

寒○任○矯○制○二○空

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

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

漢詩疏 卷之五
五重城。塞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有。此其功方大。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單單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

此引援好

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痛心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此。証。更。切。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

四年之勞。而厯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

斷得確

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開豁處使人心服。感憤處使人心悲。能使勞人不惜死力。能使粗人不敢藉口。

前災異疏 上元帝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爲且復毀讒。必曰常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

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爲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爲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信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爲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候勝坐誹謗

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本意短○出使用為

結法老

前兩

漢文其主意所在或前或後或中間皆以

一二句極力發明他處千奇萬變此處必井然分曉

乞罷王氏疏 上成帝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宰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

逐昭公周大夫尹氏莞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甚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

以上直叙
顯然是下
氏影子更
不作斷案
便以王氏
承接語屬
法老

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紹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

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

此言雖公似私論事所忌

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筦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什柳起于上林。

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
 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
 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
 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
 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為皂隸。
 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
 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
 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無形。銷患于未然。
 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

後狄梁公
 祖此意復
 唐

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
 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
 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哀睦外內
 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
 于今。六卿必起于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
 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機
 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
 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此王氏罪案之始漢朝第一有關係章疏
班椽于其傳末書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
代漢

史記李斯傳末曰遂以亡天下罪斯也漢
書劉向傳末曰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
漢惜向也皆文字着眼處後來史氏不知

諫起昌陵疏

上成帝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
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

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
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
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
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
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
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
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
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
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

到此漸露
本題字面

然前段一
字不及諫

起昌陵却
字是諫

起昌陵理
明意透久

矣故此處
入得不犯

手且不覺
迂緩此作

文妙解

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
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
羣臣曰嗟呼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
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
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
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
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
也不封謂不衆土為墳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
也不樹謂不種樹也

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于橋山堯葬濟陰丘隴

皆小葬且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

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

於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樛里子葬

于武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樛里子且死曰葬我必于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

有天子宮夾我葬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隴

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

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

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

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第。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于。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隱。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第。第。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紫收非。苟。為。儉。誠。便。于

體也。更端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

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

于事情者也。迨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援引縱橫

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

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葬于

驪山之阿。下銅山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

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

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

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葬工匠。計以萬

敘事重要
有此等語
方不板不
冗

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
萬之師至其下矣。項藉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
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
失火燒其臧櫛。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
數年之間。外被項藉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
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
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
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周德既衰。
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

反覆綢繆

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
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
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嚴如此而絕。
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
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
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
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
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
甚懼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

語、有、不、閉、緊、

上文太寬
矣故于此
總收住不
放些毫漏
腕方是大
手

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
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
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
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
此方丘隴說愚夫之日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
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
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塋以
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

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
度。

左師公緩步迂語正不可及

後災異疏 上成帝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母若
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
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
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

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壹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彗火燒宮野

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藉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義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

敘得輕脆
輝燄

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態，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宗。宗彤日及金縢篇解在五行志。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愾愾數千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索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倅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

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

災異之見本自無常。日食山崩，雖明王盛世亦恒有之。忠臣立言，舍此一事別無可為。君上警畏，故不得不援引痛切。許多委曲一味苦心。

止罷甘泉太時疏 上成帝

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勅備，神光尤

漢元

說得神爽
通動

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鷄皆雊，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

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

神道設教，別有深意。

進晏子疏 上元帝

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叅校雙。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叅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

多謹頗略。楠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夙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

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

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疑其書六篇

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

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

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

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

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進關尹子書 上元帝

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存七篇。

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關尹子曰四字，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

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

許后

奏罷省減椒房用度疏 上成帝

妾誇大布布服糲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修，曠職尸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

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

分別得例

慧而辨情
理却真所
以妙

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卽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况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語辭也。舊故中宮，廼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爲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左右多竊怨。

者甚耻為之。又故事以特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師古曰：端正也。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

若是事率衆多，不可。以文陳，俟自見。索言之，唯陛下深察焉。

婁斷易又蒼鬱正難辨，駁易又宛縹正難

班婕妤

祝詛對 上成帝

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為也。

是字天道 不道不貳 其命

識量議論天地鬼神皆心服，不特情詞之

工

大何益則不為也

與韓非說不與不引之說其辨明也

不命官其外夫外尚不榮誦為

惟士人節

世外林

又參詳五國轉以人為

天下無不

亦大非平

思於自是

漢詔疏 卷之六

明 閩中陳衍選評

疏

郭舜

請歸康居國侍子 上成帝

越得峭急
正面却承
接得去所
以為難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今稱臣
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
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
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

使外夷者
多受此困
歸乃羞言
之即言而
中國亦忍
受之千古
一律也

漢言部 卷之六
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令與匈奴俱稱
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
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
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
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
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
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
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
驢索。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

國非至計也。

漢自武帝以來。從事匈奴。不遺餘力。為雪
平城。嫚書之耻也。至成帝時。匈奴之勢始
衰。單于來朝。王商為大司馬。受其拜命。夫
以衛霍諸人。疆場勞苦。垂數百年。後一王
商坐享其成。故彘言及之後。世因循示弱
者。正不得以此藉口也。

梅福

論王氏疏

上成帝

漢言 卷之六 二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亾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竒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亾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

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亾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錫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關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屍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

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亾徒蘓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亾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亾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草野屍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

大○臣○當○存○此○八○字○于○胸○中

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霸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裡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備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亾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

平、易、得、妙

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歐除倒持太阿，授楚以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有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襍合，謂之

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

陛下、僂及妻子、其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
 辜、而殃其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
 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
 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
 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
 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
 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
 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

史學抄

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
 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
 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
 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
 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
 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
 母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
 亡及也、

當時請加賞安漢公者八千餘人、因葬辭

新野田而上書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頌功德稱符瑞者更不可勝數不知以此疏為何如語也

張匡

論王商疏 上成帝

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徵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傳傳婢也通及士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商私怨懟商子

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忤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諄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織芥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今商無尺寸之

得此的證

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意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廼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

此段引証尤狠。

又括出

宗族權勢。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于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為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奸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竝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

劉歆

武帝廟祀議 上成帝

光叙過日古匈奴之害則武帝之功自見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至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崑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

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總收上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

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寔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

又括出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然者也。

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

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

更臨援引

將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

毀

武帝窮兵當時以爲過舉此疏立論甚正
起手便言匈奴之禍以下反覆抽繹重複
往返間架特妙
王莽時歆按圖讖改名劉秀冀代莽卒與
王涉謀泄自殺然則歆當時推戴莽者欲
假手于莽以自爲耶

王音

雉雉疏

上成帝

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
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雉雉之異。
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
聚會。飛集于庭。歷陛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
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
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
是。

時有詔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
者。得無人爲之。

又

陛下安得亾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誣亂
苦、語、反、逆、諛、逼、甚、
 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調而足
 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今陛下覺悟、懼
 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
 豈有以自解哉、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
 車而出、決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
 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
 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
○通○其○忠○臣○心○苦○

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無○可○奈○何○之○極○作○此○老母安得處所尚

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
○危○言○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劉輔

諫立趙皇后疏 上成帝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
 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
 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
 相戒、况於李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

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爲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

文有高華而妙者、有極朴而妙者、有含藏

而妙者、有極露而妙者、有低回而妙者、有極直而妙者、總要一段性情、真篤無膚氣、無套話、然後落筆、無所不可、

王仁

諫立趙后疏

上成帝

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亾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娥、亾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亾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王所觀、

是以聖主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亾、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君以計勝色、立爲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如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决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母、爲玩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官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

爲玩弄三字曲處得妙言雖不行却得進言之法

公乘興

訟京兆王尊疏

上成帝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寢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

王尊捕羣盜方畧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捐循貧弱鉏耔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剪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後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

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頰勢家奴惹禍常事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澁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諸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

○陰○人○常○套○

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子，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竝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

。唯接下來

先為尊立
適虛名罪
案以為分
別發端稱
量其審

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欺詐之路。唯明主參詳。使黑白分別。

古甚似漢初

辛慶忌

救劉輔疏 上成帝

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格、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譎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咎、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擢至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托公族之親、在諫

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

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

眾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

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

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

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

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

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

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慝、莫敢盡

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逐節生端一轉一接皆隱伏無稜角而意愈明愈切

無名氏

昌陵議 上成帝

昌陵增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客土中不保幽冥之靈外淺不固卒徒功庸日以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與粟同價作治數年天

下遍被其勞國家疲弊府庫空虛下至衆庶嗷嗷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傍近祖考前已有十餘年功績宜還復故陵

益見文帝之高

李尋

治河疏 上成帝

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委甚大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

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河道最順便最切要策

先是田蚡亦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

災異對

上哀帝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

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污王堂之署比得召見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下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滙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奏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

漢書疏 卷之六
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亾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羗瘡小臣不

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各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托，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執。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

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開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

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亾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踈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

芽以盪滌濁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星辰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第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

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輿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

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絡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湧與雨水竝爲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

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后妃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閒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亾比，而尚見輕。

何况。亾。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亾。人。則。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亾。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水。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

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克。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亾。以。

漢言疏 卷之六
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
以○示○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
○可○想○當○時○嫉○賢○害○能○光○景○
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亾○之
誅○唯○賜○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趙昭儀

賀册立疏 上皇后

懸○吊○一○句
便○絕○括○一
篇○絕○奇○絕
古○其○句○又
絕○妙
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
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
鋪○沉○水○香○蓮○心○梳○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

萬○金○錦○一○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合
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
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彊○環
四○指○若○亾○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
光○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
著○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
凡○臺○殿○器○物○命○名○巧○妙○獨○漢○人○擅○長

耿育

訟陳湯寃疏 上哀帝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

四句極確妙在開口便出。

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

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

大來頭

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

相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

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

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

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

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

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

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

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

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

必思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

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

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

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

宋張浚後
曲端後復
假其旗號
破賊千古
河恨

鞭逐斥遠使亾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刻骨下淚之事刻骨下淚之文

論母按昭儀罪失先帝託後意 上哀帝

臣聞繼嗣失統廢嫡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遂巡固讓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

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廼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特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待國權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心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

委曲

宗廟愚臣既不能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
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
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失賢
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
俗立大功。不合衆。此廼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
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
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
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
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

尊號已定。萬事已訖。廼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
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
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
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
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
唯陛下省察。

真老成遠見至言。正使沽名于事後。人內
愧非單為君父諱過也。

解光

奏趙昭儀罪狀疏 上哀帝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
 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
 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
 曉、道房、張奔、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
 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
 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為夫，
 嬪名對食，其相妬忌也。元延元
 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
 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

上亦大怒
何也

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緜方
 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嬪人新產
 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女誰兒也，武迎置
 獄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
 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
 見在，未死，有頭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柰何不殺
 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
 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
 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

○妙得○神○

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
 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
 兒且有賞毋令漏洩舜擇弃為乳母時兒生八九
 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
 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嬾人武自臨飲
 之武發篋中有裹物二枚赫蹠書鄧展曰赫音兄弟閱牆之閱應
幼曰赫蹠薄小紙也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
 知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
 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

救之矣紙上有啼聲柰何令長信得聞之曰飲藥死後宮婢六

人名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

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縊死武皆表奏狀弃所

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

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入名飾室中若舍一

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襄子其

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

人所後客子偏蕪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

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

覺聲音體態在人目前

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搗，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帝曰：「約以趙女，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字新嚴持篋書置飾室，簾雨去。帝與昭儀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雨去。帝與昭儀

皆是妙筆
皆由細心

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獸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嗔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緋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為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

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計。箕。悔。楚。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驃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柰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默為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塚事，更大赦。孝

大臣貪錢之禍至此

以此想頭大奇

元皇帝下詔曰：「此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名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戚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詩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群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

圖寫之巧人易知之，亦易學。至于一段輕圓不費力之妙，適勁不脫腕之工，正難模

擬也

孔光

罷樂官冗員疏 上哀帝

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非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郝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

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招雲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箎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一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竿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上員二人。一人可罷。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

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竿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奏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鈔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竿瑟鐘磬員五人。皆鄭

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太官。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音。皆可罷。

極竒變之文。後人欲學之。無處着手。韓退之。畫記。已隔千里。

賈讓

治河三策 上哀帝

一句是總柄上下孤懸何如筆力

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

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
 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
 游陂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
 土而防其川猶正兒啼而遏其口豈不遽止然其
 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用者決之使道善為民
 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得此原委妙使俗見自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
 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
 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
 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政水尚有所

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畊田之或久無害
 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
 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
 也今隄防陘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
 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
 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在十餘歲更起隄
 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
 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
 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

草法妙甚

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皆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進。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

古○人○筆○夕○

設、一、難、妙

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

處○分○的○當○

漢書地理志卷之六
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開其首耳初元中，遮害亭下

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

言之，其地堅矣。○暗接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澮

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

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

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障水中。

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

東方下水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

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往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

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

所謂水德舍和變通在我

更詳委

治河想
出治田之
利以省漕
運心計周
至

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涇。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杭稻。高田五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官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平。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凡有段數之文。必長短遼絕。章法自然。緊奏。

水學淵源

杜鄴

拜封丁傳對

上哀帝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下和獻寶。則足願之。臣奉得奉。直言之。諂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于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

世結何奇

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心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于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

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問也。前大司馬新

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

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

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

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

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

肖。竝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

并於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竝

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

鄭○業傳太后同母弟子

傳○遷

皇云

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掩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

千○古人情

惜決之極語若不成章○即反更古

事稽諸古。以猷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鄴張敞之甥也。受學于敞。此疏能言丁傳。廼身附王氏。愧其外家矣。

楊雄

諫止單于來朝疏

上哀帝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

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王之疆，蒙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李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羅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地。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漢爲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悸，益求和。

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
後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
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恐百萬之師，摧餓
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虜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
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
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
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
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地
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

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
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
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何者？外
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
以惡，其彊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
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
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
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援姑繒之壁，籍
蕩朔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

之後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
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唯非狄爲不然真中
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
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
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
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獄之辭踈以無日之期
銷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
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
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

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如此總括是漢文家

噲法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施衛

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

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辨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

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

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

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旦

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

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息夫躬

歷詆公卿大臣疏 上哀帝

四、字、合、說、妙

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
情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
項之名、內實駭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遯不足數、
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
夫噪諱于東崖、匈奴飲馬于渭水邊、竟雷動四野、
風起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
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跡而押至、小夫畏慙、

讀此數句
已是氣結
不知自擊
何如

之。徒。憤。晁。不。知。所。為。其。有。大。馬。之。決。者。仰。藥。而。伏。
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躬因董賢而封亦因董賢而死其封者以
誣東平王况咀為功其死者亦以况咀得
罪躬非端士何以能作此言

鮑宣

諫任外戚董賢等疏 上哀帝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
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

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復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奸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亾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

禍根在此

前。凡民有七亾：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亾獸，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亾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錯，誠難。此非公

為漢時人
說即為後
代人說耶

○四○字○怡○人○
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
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
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
為賢以拱嘿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
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
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
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
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
嬖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

上半字字痛切已足從動矣至此方露本意
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一董賢多賞賜以大萬

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
天意也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
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
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
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
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
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傳喜使領外親
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

孔光奸廢
豈得與此

薦漢時匡
衡孔光張
禹皆竊名
儒之號以
行其狡猾
雖英賢亦
為所欺也

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
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
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
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忍。
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
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
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
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
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
真篤

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
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响鈍
於詞。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張戎

乞勿引河水溉田疏 上哀帝

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
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
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
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

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

李尋解光同見

杜業

劾奏王氏疏 上哀帝

聞口聳動

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

奏。反。與。趙。氏。比。同。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奸。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卽。位。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據。伏。權。臣。易。世。意。若。撥。湯。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誠。國。家。豪。傑。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

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

王嘉

應日食直言封事 上哀帝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亾教佚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亾有作威作福，亾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亥不正。」

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

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

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

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

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

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

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水

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

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
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象謝示平惡，偏重。
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
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
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
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
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
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
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

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
之時，好詩書，上節儉，徵來所過道上，稱訟德美。此
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
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
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
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嚮
北關，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
宗廟。賢母病，長安給厨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
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

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竝
 共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
 百賈震動。道路謹譁。群臣惶惑。詔書罷菴。而以賜
 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
 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
 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
 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
 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
 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

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嚮。察衆人之所
 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
 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亾軀。不終其祿。所謂
 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
 安其命。

調亦平語。亦樸試。置之唐宋大家極鮮美
 文中參看便覺有一段鄭重不可及處

舉薦公孫光等疏 上哀帝

臣聞聖主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獄，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白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

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財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

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亾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得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

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蘓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馱應變異疏

上哀帝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

微猶不可詐。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曆。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

過自責。疾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王莽

改郊祀禮制疏 上哀帝

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呂。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祗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祗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

漢書禮志卷之六
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義一也。天墜合精。夫嬪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鹵栗。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黍瘞蕤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黍瘞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朝月。

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饗。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呂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呂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呂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

曰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群望未悉定。定復奏。

天地合祭後東漢唐宋皆遵行其典。齋一
生污穢安得此言

申屠剛

賢良策 上平帝

臣聞王事失道。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

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垂建進善之旌。懸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不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名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緜緜。卽位以來。至親分

剛欲強馮
衛以抑王
臣意緒無
抑可念

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
接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
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
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
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
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
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
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
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

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權
抑外戚結貴樞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
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
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
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
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
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
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
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

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
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纍卵王者承天順也典爵主
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
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
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
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名馮衛二族裁與
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
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孫竦

絕好文章
絕惡題目

頌莽功德疏

上王太后

竊見安漢公自初束修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
宮厚骨肉之寵被諸父赫赫之光財饒勢足亾所
悟意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
自古姦人每託此二事以爲行詐之本
立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配無二閨門之內孝友

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于故舊篤
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
及爲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建
白誅討周公誅管蔡季子鳩叔牙公之謂矣是以

章法鮮俊
六朝九錫
文皆倣此
可謂文中
罪魁

絡繹之工
真貫珠技
也

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卽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一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亾之禍，不隧如髮。詩云：人

之云亾邦國，殄瘁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官亾儲王。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倣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在寃，更徵遠屬，事勢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卽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猷見之明，奮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乘其未堅，猷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遂自絞殺。人不

還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稜。令耶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公卿咸嘆公德同盛。公勳皆以周公爲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公之謂。

逐段起句
粘帶工絕

也。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疊疊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弭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

等及五經
示何

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物物印市，日闕亡儲。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爲衆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賑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如園葵。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易曰：

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二世爲三公，再奉送天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輳，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猷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為天下紀，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

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
 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一萬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
 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
 亾，邊苟有一策，卽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充郎，
 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孝文皇帝褒賞絳
 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十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
 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爲通
 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
 元孫。夫絳侯卽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

之遞據相扶之勢，其事雖二句指諸呂醜，要不能遂。霍光卽席

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

朝之執事，亾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

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微之累，及至青

戎標末之功，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

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

有宰治之効，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

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然曾不得蒙青

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

者褒不檢是故武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古諸侯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弓名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魏引下詔稱忠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

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美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爲國也臣愚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卽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

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
 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救蓋伯
 禽之賜無違周公之教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天
 下幸甚

此西漢之七



